



中国第二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搜狐
投稿平台: <http://vip.book.sohu.com/zt/13wlvw/>

【散文赛区】

□清泉琴韵

向谷子投去深情的一瞥

榆钱黄,种谷忙。当奶奶向布谷鸟清脆的鸣叫投去深情的一瞥,就会看到爷爷扶着那把饱经风霜的耒,在郭家老坟的边上开始耩谷。我和姐姐



则拉着砘子把耒眼碾实。爷爷边耩谷边念叨着:“清明高粱谷雨谷,小满芝麻芒种黍。”节气和农谚是爷爷稼穡的兵书。谷耩完后,爷爷就单眼瞅着,直到把耒眼碾得钻出一行行细嫩的谷苗,他才算舒一口气。

爷爷说,盛产小米的地方也盛产美女。黄河口地茬好,出好谷子,也出漂亮女人。不信你看你奶奶。陕北有个米脂县,为啥叫米脂?那里的小米粥上面有层脂肪一样的米油,一筷子夹起来,放到嘴里那个香。“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米脂出美女,貂蝉就是米脂人,是小米的滋润使她肤若凝脂、貌倾三国,让吕布神魂颠倒,说到底都是小米闹的。

奶奶活了九十六岁,从来没过地。她蹒跚着小脚,除去给爷爷生了八个孩子,就是为爷爷值了一辈子稀粥。爷爷喜欢喝小米粥,上顿小米粥,下顿小米粥,从来没个够。爷爷喝粥喜欢用大海碗,转着碗沿,呼啦一口,呼啦再一口,然后夹起一小条咸萝卜放进嘴里,嘎吱嘎吱,那声音脆生生的,很馋人。当爷爷把海碗往锅台上一搁,你从碗里再也找不到一粒小米。直到现在我喝粥时仍喜欢发出不文明的呼啦声,请原谅,那都是从爷爷那儿传承的。尽管世上美食那么多,但我的味蕾一直固执地在故乡的灶台旁流连忘返。

黄河口特殊的气候和临河靠海的地理条件,使这里的小米有一种特别的香气。“羊羔煮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在我的家乡,许多产妇都用熬好的小米粥加红糖来调养身子。没娘的孩子只要能喝上小米粥,也就能活人了。

因为谷子,故乡衍生出了如此浓郁的亲情;因为谷子,黄河口平添了这多摇曳的诗意。

五谷中的精灵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颗籽。论繁衍后代的能力,谷子在五谷中首屈一指。谷子长得小巧可人,去壳后直径仅一毫米左右,因此得名小米。人们干脆用“沧海一粟”比喻事物的渺小。但就是这粮食中身子最小的一粒谷子,长成的谷穗上却能结出千万颗籽粒。华夏先民早就发现了谷子这种超强的生命力。周族的始祖后稷在尧舜时教民耕种,最先种出的庄稼就是“稷”。后来稷被奉为谷神,置于香烟缭绕的供台上,受到上至帝王下到黎民的供奉。每年的六月六日都要祀“谷神”,谓之“六六福”。“五谷丰登”是农人千年不老的企盼。

说来也怪,小米虽小,却占据了五谷的首席,其他的粮食都沾它的光,统称“谷物”或“五谷杂粮”。要问“五谷”的准确所指,“五谷不分”的人一定不少。五谷一般指的是稷(小米)、麦、稻、黍(黏黄米)、菽(豆)。玉米虽然籽粒很大,产量也高,但最初的五谷里却并没有它。因为玉米是外来物种,明朝时才从墨西哥辗转传入。

中国是谷子的老家。考古证明中国黄河流域栽培谷子的历史可追溯到一万年。谷子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喜温耐旱,柱状圆锥花序,子实圆形的,黄黄的,每一粒谷子都是一颗太阳,一颗高度浓缩的太阳。《诗经》中有许多青翠的句子是关于谷子的:“大田多稼……与其黍稷”,“芳草萋萋,粟稷依依”。“粟”、“稷”就是谷子。粟的祖先叫做“莩”,也就是狗尾巴草。但经过千万年培植进化的谷子和狗尾巴草已有了太多的区别,所以才有了成语“良莠不齐”。

谷子生于天地之间,沐风饮露,吸纳地母之神韵,承接日月之精华,转过身来又哺育人类。小米的蛋白质、脂肪的含量均高于大米,维生素B₁的含量更居五谷杂粮之首。小米不仅养育了一个民族,还是中国革命的功臣。“小米加步枪”书写了一部改天换地的神话。面对谷子,我不得不用一种钦敬和感恩的目光去审视它的前世今生。

你千娇百媚的丰姿

乡亲们侍弄谷子就像侍弄孩子。耩谷、薅谷、锄谷、割谷、掐谷、打谷,程序繁杂。一粒谷子从出生到分蘖到恋爱到最后生儿育女,它的一生就是一部真正的植物传奇。

谷苗三指高,壮汉累断腰。没几个男人愿意干“薅谷”这种活。薅谷就是给谷子间苗。“谷要稀,麦要稠,高粱地里卧住牛。”爷爷在谷子地头边割牛草边说着薅谷要诀。谷苗要薅得一样宽,还要找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有一种热草像极了谷苗,千万别拔了谷苗,留下了热草。说薅谷

累,不是说它劳动强度有多大,而是干这活的架势不得劲。因谷苗矮,弯腰时就几乎一躬到底,腰受不了;蹲着又大慢,时间长了腿脚麻得迈不开步。这是一场枯燥而治人的劳动,壮汉们越急越不出活。所以薅谷大多是一群妇女或孩子在一起干,叽叽喳喳,有说有笑,有的妇女干脆坐在一个小脚床(板凳)上,薅一段挪一挪。间苗的同时,把垄背上的杂草拔一遍,最后地里就只剩嫩绿的谷苗一统天下了。

“六月六,看谷秀。”刚抽穗的谷子,长得像惹人怜爱的少女。暑风过处,谷子们起伏摇曳,像一群姑娘推推搡搡。当人们看到蝴蝶在谷穗间留恋戏舞,那是谷子在不事张扬地筹备自己的花事了。高粱开始晒米,玉米开始拐把儿,故乡的田野上,每天都有千万朵野花的婚礼在开张。蜜蜂是黄河口植物部落里的超级红媒,谷子扬花的时节,没人比它快乐。它在匆匆地赶路,喝着数也数不完的喜悦。

在前桥村西边的沙土地上,爷爷的谷子活得有滋有味。

黄昏时分,爷爷的右边跟着我,左边跟着那条大黑狗,去坡里看庄稼。碰到乡亲,爷爷指着我说,看,我的小黄狗,我走到哪他跟到哪。快到窝棚之前,爷爷总要检阅一遍他的庄稼方阵。然后,掏出别在腰里的旱烟袋,坐在二河子的河沿上,把烟叶连同他古稀的心事摞进烟袋锅,在月光下的谷子地边吧唧个没完。谷子地的那边是一片西瓜地,西瓜地的那边是一片玉米地。我辛劳一生的爷爷是草桥沟岸边真正的富翁。此时的他,拥有满天星斗、遍地庄稼。

暮色四合。这是我聆听夏虫合奏的好时光。起先是“儿乖子”(一种小蚂蚱)发出一种令人心仪的鸣叫,清悠辽远。接着,蟋蟀、蝈蝈、青蛙,这些我童年的启蒙音乐老师,开始在前桥村广袤的田野上排演一场宏大的田园交响曲。

月亮升起来了。薄雾似纱,雾月中的谷子出奇娴静。你听,刷刷拉拉,谁碰得草叶子响了,地猴子蹿了出来,刺猬也蹑手蹑脚地出场了。它们在月光下走走停停,好像在寻找啥宝物。黄河口的万物生灵趁着青春年少,在享受着谷子地里的爱情,谷子们也往往在这时发出助兴的拔节声。

谷子,我柔情似水的谷子。

谷子,我俊美如月的谷子!

抿一口谷香醉死个人

谷子在庄稼里是耐旱的冠军。当玉米旱得打了卷儿,大豆旱得耷拉了叶儿,谷子不动声色,夜晚的一点露珠就能让它

傲视群雄。“只有青山千死竹,未见地里早死谷。”河岸边的沙地上,清风洗酷暑,连雨催丰年。如果老天爷送点雨水来,谷子照样乐意接受。黄河口的谷子,皮实着呢。

秋天来了,田野里飘着成熟的谷香。爷爷扎的那些草人,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晨昏午后,一直忠诚地站在谷子地里。爷爷此时也是一个活动的草人,嘴里不住地吆喝着,驱赶着一群群的家翅儿(麻雀)。尽管这样,谷子穗上细长的毛抵挡不住鸟儿尖长的喙,鸟儿总要比爷爷先尝尝谷子的馨香。

立秋天渐凉,处暑谷渐黄。爷爷的身边,是一片迷人的金黄。纤细的谷秆倔强挺直,支撑着沉甸甸的谷穗,诠释着一种风骨。越是饱满的谷穗,越是娇羞地垂着头。看着满地狗尾巴巴似的谷穗子,爷爷缺了门牙的嘴就总是合不拢,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小锡壶,抿一口小酒,就一口谷香。

爷爷说,长大了给你娶一个像谷子一样俊的媳妇。我望望谷子,谷子回眸一笑,那是比伊人风情更入骨,只能从丰润的大地上才能生长的一种媚啊,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开始收割了,谷子在男人怀里欢快地跳。夜晚,女人们在月光下掐着谷穗,谷子在她们怀里还是一个劲地跳。

故乡的谷子,千娇百媚的是你,坐怀不乱的是我。

谁在谷丛里说着悄悄话

因为谷子的产量较玉米、高粱低,为了活命,人们拿不出大片土地种谷子,所以在黄河口的庄稼中,谷子不是当然的主角。小米面蒸的窝头虽然好吃,但总吃小米面窝头就大奢侈了,多数小米被熬成了稀饭。

现在爷爷早已在郭家老坟就位。种谷子的人越来越少了,爷爷的那片谷子地上已建起了一个化工厂。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那些有滋有味的东西正在渐行渐远。其实,现在的谷子滋味也已大不如前,它们更多地被化肥、农药包围着,少了原先养育中国革命时那些小米的朴实地道,失了往日的绵厚醇香。

远了,我的满眼浓绿,摇曳不止的谷子;别了,我的见风就长,垂穗生姿的爱情。故乡的谷子曾经一年年伴我成长,而且我也将带着对谷子挥之不去的爱渐渐老去,直到有一天也和爷爷一样埋在谷子地头。

其实我没别的奢求,只想在繁星满天的夏夜,以一种思恋的姿势,长成黄河口谷子上一片瘦削的叶子,在弥漫着庄稼清香的草桥沟岸边,伸着细长的耳朵,聆听谷从深处地猴子绵绵的情话。

【诗歌赛区】

青铜时代 (节选)

□章烨

鼎·家族

木秀于林,你必是青铜的林里最秀的那木要用上古的水土和雨露滋养耐用的花枝当“礼”的大风吹散最后一粒叫“炊”的薪火你已被祭祀的钟鸣托举到权贵的高处一定是用慷慨的奢华镀亮着的威仪一定是用丝丝入扣的舞节装潢着的显赫连同虔诚的念叨也要摊撒在通往神明的路口沿着漫溯的香火,抵达福荫流长的源头让家族的图腾盘结为一尊美味盛贮的鼎让脚步远涉飞禽的行空和走兽横行的广袤就有了遍野的牛羊和五谷丰登的阡陌连同兴旺的人丁,以及风调雨顺的四季当一切的一切

都如潮地盛在青铜沉稳的深处鼎,用厚实的一生,沉雄为一个家族的徽标

鼎·王朝

那个置苍生于衽席之上的人,胼手胝足从降服下一只叫“洪”的猛兽开始春光样开成鼎的彩衣上最神圣的纹饰归心的青铜,从九牧之地依随而来一定要落座在荆山脚下,一个叫禹的心里然后,在一尊鼎上找到自己烁今的名号那一言九鼎的人就这样廓清“九州”的脉络用如山的重器,敲定下九鼎同列的社稷然后,让一种亘古的信念流淌成分不开的月色山川、风物,流动成风情万种的图案一部吞咽的史诗,从时光幽古的节点安详地再现华夏锦绣般浩渺的童年是谁,日日在青铜的宫阙里端坐,称王用大地的沉默覆盖下传承的国祚每次流离,自是大厦倾颓,王朝终结

编钟·升平

让金石的音质,被木槌或长棒引领让每一下敲击都击中一首纯净透亮的民谣或一幕盛传久远的事件。一排音阶分明的琴键,让朝见、祭祀一次次在余音绕梁的青铜里光鲜,明艳,有了堂皇的容颜此时,绚烂如金玉的声音

一如舒卷的衣袖,好看的腰身,摇曳的姿影都向着青铜编排的天籁里飞去直至,宫廷醉态的手,触摸到歌舞升平着的祥云。

让飞絮蒙蒙的“风”,和栖身庙堂的“大雅”以及抒情的“颂”也羽化成曲让伐檀的嘈嘈和采苓的切切,和着遍地晨光,鸟鸣,稼穡,春情祥到来然后,沿着高音清脆,回到野有蔓草的古回到一粒“乐”的种子。那植于厚朴的胎孕,如何从一线涓流开始中音悠扬,低音浑厚,渐成纷繁浩荡的流势

编钟·余音

锋芒,就这样暗哑在时间的老态里连同经不起敲打的奢华都落花样凋谢成冷艳的纹饰在声音的尖上翻卷的波浪,终于停下让沉寂归于渺远,矜厉归于神秘连同摇滚的春秋,把青铜抽打成遍体鳞伤相隔着多少世纪的弥天大风雅正的钟声,早已搁浅在中古的上游一睡千年,后不见归期余音绕梁的画梁,飞栋,宫阙万间都先于青铜湮灭于灰飞的故里惟留余音,在乐的心头盘结为袅袅乡愁是谁,从一架编钟铜木厮磨的幽光上让恣意的骏马一次次抵达那抹先民的月色朦胧,旷远,苍凉似水

点评

一方青铜

贮满古老文明的沧桑

一方青铜里,贮满了古老文明的沧桑;青铜的清音里,回荡着久远的时光里那让我们高山仰止的华夏之音,作者藉青铜时代的鬲、鼎、编钟、尊、戈,呈现出了我们的先民们生活中的饮食、音乐、酒及兵器所包蕴的家国之事、文化足迹。农耕时代的深沉与丰盈,王朝的兴盛与衰落,酒樽里的农事风物,征夫持戈的乡关思泪,都在编钟的余响里“纷呈浩荡”,也在作者深沉的注视和富于内蕴力的诗行里寸寸流淌,片片摇曳。诗思激荡,诗意隽永。

初评委:王晓梦,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点评

文笔优美 用情真挚

这是一篇文笔优美又用情真挚的优秀散文。这篇散文,不仅为我们描述了童年经验里的谷子,用笔深而细腻,情感饱满,而且,还穿插了具有博物学性质的农业知识,介绍了谷子的出处、演变和作用。而结尾:“以一种思恋的姿势,长成黄河口谷子上一片瘦削的叶子,在弥漫着庄稼清香的草桥沟岸边,伸着细长的耳朵,聆听谷从深处地猴子绵绵的情话。”一下子写活了“我”和谷子之间深沉的情感,摆脱了一般咏物散文的俗套。

初评委:房伟,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现执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